

肇論淺釋

四、涅槃無名論

涅槃是佛教徒所求證之果，是解脫生死之稱。於是後世以佛弟子的逝世、皆美其名爲涅槃，僧肇此論，是在鳩摩羅什逝世後所作，僧肇在羅什逝世的下一年也死了，故此論之作，是即在羅什死後的，乃僧肇懷念其師之作。也是因爲羅什逝世，衆皆懷念。大家關心涅槃的問題，適秦王也有答安城侯姚嵩問無爲宗極之書，僧肇遂有此討論涅槃之作。論成，上表於秦王，呈秦王閱覽。在僧肇傳中說：「答旨殷勤，備加讚述，敕令繕寫，班諸子姪。」可見是甚受推重的。秦王答姚嵩書說：「既曰涅槃，何容有名於其間哉？僧肇卽以此論名涅槃無名論。」

奏秦王表

上書皇帝稱奏，所上之書爲表。表是表白、表明。秦王是姚興。

僧肇言：肇聞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君王得一以治天

釋

下：

此用老子語，一指道而言，道一而已，不許有二。天得其道以清明，地得其道以安寧，君王得其道以治天下。也即是稱頌君王是德配天地的。

伏唯陛下，濬哲欽明，道與神會，妙契環中，理無不統，游刃萬機，弘道終日，威被蒼生，垂文作則，所以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一焉。

陛是階陛，對皇帝的尊稱，如稱人爲閣下，足下。濬是深，哲是智慧，欽是可敬，明是聰明、明曉，意謂智慧非凡，理事清明，萬民欽服。此四字儒家用以稱頌古之堯舜，今以稱頌秦王，言其上同堯舜。道與神會，言其心神合於道，不說神與道會，而說道與神會，尊其是天賦的，不學而自然的，環中是圓環之中，如輪之軸，百輻俱湊。居其中而天下皆歸之，循理無有不受其統的，

單培根

故說：妙契環中，理無不統，君王主宰天下，日理萬端，故說游刃萬機，這樣的忙，而還是天天弘揚佛道，故說弘道終日，威武使萬民無有不伏，而又施行文教，制訂法律，威被蒼生，言其武功，垂文作則，言其文治。所以世界中有四大。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大，這也是老子說的，而王是其中之一。這是僧肇對皇上的恭維，我們寫信給人，也首先要說幾句恭維話。

涅槃之道，蓋是三乘之所歸，方等之淵府。渺莽希夷，絕視聽之域，幽致虛玄，殆非羣情之所測。

現在說其所要說的了，所要說的是涅槃。先言其重要性。佛的教法，有聲聞、緣覺、菩薩三乘，三乘之目的，同歸於此。三乘之中，以菩薩乘為最廣大，故稱為方等教。方等之所究竟終極，也在於此，如淵如府。次言其難知。渺莽言其廣大無涯。希夷言其微細莫尋。太大了，太小了，都是在耳目視聽之外的。其理又是極深奧抽象，不是人們的思想所能測度的。

肇以人微，猥蒙國恩，得閑居學律，在什公門下十有餘載。

此自說所學，用謙虛的口吻出之，說我是很卑賤的人，叨蒙國家的恩賜，使也在學習的地方，白白地住着，在什公的門下住了十餘年。

雖衆經殊致，勝趣非一，然涅槃一義，常以聽習為先。

雖經典象多，所說各異。勝義所趣，亦非同一，然我於涅槃一義，總是作為首要來聽習。

肇才識暗短，雖屢蒙誨諭，猶懷疑漠漠，為竭愚不已，亦如似有解。

僧肇又自謙的說：我很愚笨，缺乏知識，雖屢屢承蒙什公教誨曉

諭，還是心中懷疑，模模糊糊，總算自己努力勤學，也好像有些了解。

然未經高勝先唱，不敢自決，不幸什公去世，諮參無所，以為永慨。

然而未有高明通達的先說，我不敢自信，即加決斷，很不幸的，什公去世了，我欲問也沒處問，只能長歎無已。

而陛下聖德不孤，獨與什公神契，目擊道存，快盡其中方寸。故能振彼玄風，以啓末俗。

孔子說：德不孤，必有鄰。陛下天縱之聖，其德不孤，所以獨能與什公心心相應。眼睛一看，不容分說，即知其道在是。很快活的盡其中底細。所以能振起西來的玄妙風教，來開發此土末俗。

一日，遇蒙答安城侯姚嵩書問無為宗極：何者？夫衆生所以久流轉生死者，皆由着欲故也。若欲止於心，即無復於生死。既無生死，潛神玄默，與虛空合其德，是名涅槃矣，既曰涅槃，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？

有一天，得到蒙皇上答復安城侯姚嵩的書，問的是無為宗極，以無為為宗，無為究竟是怎樣？答書說：涅槃無名。為什麼呢？衆生久久流轉於生死之中，永永無有止息，都是為了愛欲，執着愛欲之故。假使能夠愛欲停止，不復起於心中了，那末，也就不再有生死，既沒有生死，這時的心神，就沉潛於虛玄寂默之中，和虛空的德同樣了，這即名之為涅槃，涅槃義為解脫，既名涅槃，可知是無可名的強名。

斯乃窮微言之美，極象外之談者也。自非道參文殊，德侔慈氏，孰能宣揚玄道，為法城塹。使夫大教卷而復舒，幽旨淪

而更顯。

這是僧肇對秦王答復的讚歎。說：這是將聖人微言的妙旨，都發掘出來了，言極於象，今則象外之意也談出來了。此非文殊之大智不能說，非彌勒之大慈也不會說。道通文殊，德合慈氏，乃能發爲此說，宣揚深玄之大道，保衛正法，如城如壘，使魔外不能入侵，這樣使如來的大教，卷藏而又復舒展，佛法的深義，淪沒而又重顯彰了。

尋玩殷勤，不能暫捨，欣悟交懷，手舞弗暇，豈直當時之勝軌，方乃累劫之津梁矣。

我盡心的探索，翻覆的研究，簡直放不下手，心胸開朗，滿懷歡喜，連到手足也舞蹈起來不能停了。我認爲這不單是爲了當時學佛的人鋪設的大路，使都可由之而行，而乃是爲萬世千劫欲度生死河流的人建造的橋梁啊。

然聖旨淵玄，理微言約，可以匠彼先進，極拔高士。

然聖上所說的意旨，淵深玄奧。其理微妙，其言簡約。對於先進的人，高識之士，聰明利達，舉一反三，這樣簡約的說法，已可作彼匠人，令其得蒙救拔了。

懼言題之流，或未盡上意。庶擬孔易十翼之作。

我恐怕一般好像只看題目那樣的人，望文生義，未能明了皇上之意，我想到從前孔子爲易作了十翼，今也做效這樣。

豈貪豐文，圖以弘顯幽旨。

不是貪文章的豐富，而乃是希望弘揚顯明其中深幽的意旨。

輒作涅槃無名論，論有九折十演。

我就作了涅槃無名論。論有九折十演。首章開宗明義之後，折難九次，演答九次，合爲九折十演。

博採衆經，託證成喻，以仰述陛下無名之致。

論中文義，廣博採取於諸經，借以證明，使成曉暢。上以敘述陛下所說涅槃無名之旨。

豈曰關詣神心，窮究遠當，聊以擬議玄門，班喻學徒耳。

不敢說已關涉到聖神之心，徹底究竟，深遠至當。不過於此涅槃玄門，作些擬議，用以分布曉喻學徒罷了。

論末章云：諸家通第一義諦，皆云：廓然空寂，無有聖人，吾常以爲太甚逕庭，不近人情，若無聖人，知無者誰？

在秦王答書的論中末章，有說：諸家通第一義諦的，都說：第一義諦是空，應是空廓廓，靜寂寂，無有聖人，吾常以爲這樣說法，太爲莽闖，不近人情了。假使沒有聖人的話，還有什麼知道這無的涅槃呢？

實如明詔，實如明詔。

僧肇認爲秦王所說的話是對的，所以連說：的確是如所明白詔示，的確是如所明白詔示。

夫道，恍恍惚惚，其中有精，若無聖人，誰與道游。

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杳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，語出老子，以形容道的，是若有若無，可見不見之意。然而非無物非無精。老子以道爲聖人所游履。今僧肇用其語以說明佛道，以爲涅槃是所證，不可無能證的聖人。

頃諸學徒，莫不躊躇道門，怏怏此旨，懷疑終日，莫之能

正。

近來這些學徒，沒有不於此道門，猶豫不決，未明此旨，快快不樂。一天到晚在懷疑着，沒有人能加以決定。

幸遭高判，宗徒劃然，叩關之僑，蔚登玄室，真可謂法輪再轉於閻浮，道光重映於千載者矣。

現在有幸了，逢到皇上高明的判定。問題劃的一聲解決了，扣關門而欲入道的一班人，大批的登堂入室了，真可說是：佛法之輪重轉於閻浮，佛道之光復映於千載之下了。中國自謂亦在南閻浮提州，姚秦之世，距佛涅槃千餘年，所以這樣說。

今演論之作旨，曲辨涅槃無名之體，寂彼廓然排方外之談。

今將論中之意旨，加以演說，委曲辯明涅槃無名之體，孔子說：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論，他們排除方外之談，認為是空廓廓的一無所有。這種斷滅的論調，將他寂止下來。

條牒如後，謹以仰呈，若少參聖旨，願勅存記，如其有差，伏承指授，僧肇言。

一條一條寫錄在後面，謹以仰呈皇上。假使有些符合聖旨的，希望勅令存下登記。如其有錯誤的話，伏願承蒙指授，後又具名僧肇言。在表的首尾都具名，所以示其始終。

泥曰、泥洹、涅槃，此三名前後異出，蓋是楚夏不同耳，云涅槃音正也。

有譯泥曰，有譯泥洹，有譯涅槃，是前人後人翻譯的不同，都是譯音，因為南北方言不同，楚地夏地各各譯之，用字各異了，比較起來，譯涅槃，音為正確，嗣後遂通用涅槃。

（未完）

（上接第15頁「識得自性便是佛無須向外馳求」）

弘忍說：「無上菩提，須得言下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不生不滅。於一切時中，念念自見，萬法無滯。一真一切真，萬境自如如。如如之心，即是真實。若如是見，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。」又慧能說：「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。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」（見『壇經』）。因此，識得自性，猶如千年暗室一燈明，照見自身是佛，從此光明永駐不滅。

話說至此，本當了結。但成佛之後，尚需下一轉語：即佛滅已，與眾生無異，在凡在聖；世出世間，毫無差別。何以故？因為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」。佛法原來就在日常生活中，在行住坐臥中，在吃飯喝茶外，在言語相間中，在所作為中。饑來吃飯寒添衣，困時睡眠熱吹風。一切任其自然，恰到好處。慧海經：有源律師來問：「和尚懂道，還用功否？」師曰：「用功。」曰：「如何用功？」師曰：「饑來吃飯，困來即眠。」曰：「一切人總如是，同師用功否？」師曰：「不同。」曰：「何故不同？」師曰：「他吃飯時不肯吃飯，百般須索；睡時不肯睡，百般計較，所以不同也。」如果于日常應用中，舉心動念，有執有求，即與佛法相違。故黃檗說：「若欲得成佛，一切佛法總不用學，唯學無求無著。無求，即心不生；無著，即心不滅，不生不滅即是佛」（見『傳心法要』）。此無求無著，離一切相，便是無心之心，譬如「恒河沙者，佛說是沙，諸佛菩薩釋梵諸天步履而過，沙亦不喜；牛羊蟲蟻踐踏而行，沙亦不怒；珍寶馨香，沙亦不貪，糞尿臭穢，沙亦不惡。此心即無心之心，離一切相。眾生諸佛更無差別。但能無心，便是究竟」。見『傳心法要』。然「心自無心，亦無無心者」。而關鍵，在我們懂得了這些道理後，要不執「心」，不執「無心」，更不執介於兩者之間的「中」，方能於無心之心中，保持自性清淨，常住真心。

以上是我讀黃檗『傳心法要』後的一點心得。本人於佛學，僅是一個初學者，學識淺薄，恐難一言中的。掛一漏萬，錯誤不免，今就正於方家，懇請不吝賜教。